
海陬冶游录

清·玉生

●自序

夫《海陬冶游录》曷为而作也，将以永既去之芳情，追已陈之艳迹，寄幽忧于香草，抒旧念于风怀。沧桑变易，麻姑见而伤心；开宝繁华，宫女说而陨涕。抚今思昔，写怨言愁。则使经过曲里，尚识旧人，搜辑闲编，犹传轶事。伤红颜之已老，嗟黑海之多惊。谁肯买俊骨以倾囊，孰不谈劫灰而变色哉？则此编也，聊作寓言。附诸野史，非故为妖冶之同，甘蹈泥犁之罪也。顾或谓昔赵秋谷《海鸥小谱》，余曼翁《板桥杂记》，西溪山人之《吴门画舫录》，皆地当通都，时逢饶乐，其事可传，其人足重。今一城斗大，四海氛多。既无赵李名倡，又少崔张侠客。染黛研朱，药又变相。堕鞭投辖，猾虏争膏。未闻金屋之丽人，能擅玉台之新咏。矧又不能抽白刃以杀贼，取谥贞姬。著黄绫而参禅，证名仙籍。绮罗因之减色，脂粉于焉为妖。是人肉班，是野狐窟焉尔。而子犹逞其艳谈，为之暝写，不亦真乎？然而善言儿女，未免痴情；自古英雄，每多好色。花天酒地，亦为阅历之场；红袖青衫，同是

飘零之客。伽女散花，何妨遍著；维摩人道，先以钩牵。戒谣为法秀之妄诃，忤绮乃休文之恶习。恨寄绿阴，无损牧之之豪宕；篇名锦瑟，宁识义山之缠绵。铅华宝髻，不讳言情；浊酒残灯，乌能妨节？与其高谈从听，毋宁降格求真也。况乎奇节仅矣，冶容暂耳，必貌皆苏小，诗比薛涛，媿卞玉京之慧心，配段东美之雅操，则香国中竟无下乘，章台内悉属才人。青泥世界，尽放莲花。碧柳楼台，遍镌珉玉。是情之所必无，亦事之所罕有也。余观古来文人失职，荡子无家。偶托楮豪，遂传风雅。晓风残月，不尽低徊。淡粉轻烟，岂无点缀？本非实录，有似外篇。则余今日之所编，逞妍抽秘，尽许荒唐；水月镜花，无嫌空彻也已。且也，由盛观衰，大有乱离之感；因今念旧，弥兴身世之悲。溯自丙午之秋，余年未冠。勾留白下，寻访青溪，春藏杨柳之家，人闭枇杷之院。任姬素琴，此中翘梦。既识一面，遂订同心。毛燥归来，音问中绝。己酉大水，橐笔来游。宿痾未瘳，烦忧正剧。有梦非春，拥孤衾而听雨；看花懒出，虽晴日而闭关。辛亥春闲

稍作绮游，狂名顿著。选花开尊，征歌按拍。题群索扇，间有篇章，抹月批风，任传薄幸。于是沾泥之絮，遂为逐水之萍矣。癸丑之冬，杜门养痾。追念前游，援笔以记。其时赭寇纵横，金陵陷没。珠帘碧瓦，荡作飞灰。舞袖歌裙，惨罹浩劫。而此间亦烟沉雨坠，月缺花残。人往时非，哀多乐少。迨乎贼去城空，春回燕至，旧巢已换，香梦难寻。欢生死之无闻，嗟飘泊于何所。凄迷烟月，谁解伤心。而妆点池台，复开艳窟。曾几何时，城中已复旧观。城外环马场左右，又成妓薮矣。惟是良辰难再，美人不来。时局苍凉，消息茫昧。今过其地，则故钉犹在，檀点依然。芳树鸟栖，画纱萤点，乱冢荒堤。今日粉影脂香之地，颓垣败壁；昔时灯红酒绿之家，境易回肠。事如转烛，其为怆怀。又乌能已？岂非事无可纪，而情有足悲哉！特以此中人，镜槛才安，忽然远徙，香名甫著，辄复私更。萧郎再至，已怅踪迹于风前；徐娘重逢，错呼窈窕于月底。倘欲按图而索驥，窃恐觅路而迷花也。更有叹者，流俗胜则雅会稀，朱颜贱而黄金贵，乍羞覩面，已解淳□

之襦；未及盟心，遽荐宓妃之枕。继以色荒而钱尽，遂至情断而思离。此亦情天之变态，幻海之沸波也。余也虽堕绮因，自存真宰。偶抒感慨，专写牢愁。或观此篇者，遂以为此间佳丽，何异迷香；是处笙歌，正堪荡魄。则亦未识余心者耳。若其鄙为轻薄，讥以纤靡，为高厚之绳诗，作到溉之投地，以为意无寄托，旨乏劝惩，见斥于礼法之儒，遽指为文字之障列，亦姑听之而已。呜呼！沪虽偏隅，固泽国之要津，海疆之险堑。艳风相煽，极盛难继，有心人能勿深E 5 5哉！庚申春仲淞北玉鮎生识于春申浦上。

●卷上

沪城，妓藪也，地濒海，华夷错处，巨商大贾，往来如梭织。比日繁艳，愈胜昔时。舞榭舞台，连蕙接栋，余自己酉杪秋，寄迹斯土。每值赋闲，辄与二三良友，遨游其间，所见不少。而工词曲娴翰墨者，未之见也。旅窗无俚，因病得闲。枵触旧怀，抽豪暝写。姑循余曼翁《板桥杂记》之例，以雅游丽品轶事分隶之。听雨剪灯，留宾煮茗，藉供喁喁。绘脂粉之生涯。续烟花之记录，亦足以销忧起疾矣。

洋氛已息，海市大开，劫火重圆，花光复炽。绮阶绣陌，萃四方之奇姿；蜃妇蛮娃，夸海徼之妖艳。每至二分月上，十里灯明，钲车交驰，香尘四溢。狎邪公子，游冶富商络绎往来。迄无停趾，洵可谓花月之大观，风流之胜事矣。

虹桥左侧鳞次以居，其中纷黛杂陈，妍媸毕具，无不各分门户。以苏常者为佳，土著次之，维扬江北又其次也。修容饰貌，争妍取怜。所著衣服。竞尚新裁。灯火连宵，笙歌彻夜，裙屐少年，鲜不丧魂惑志者，

其即销金之窟与？

唐家弄有二，唐瑜之故宅也。在鱼行桥南为东弄，在鬪水桥西为西弄。悉丽人所居，途虽迢迢，游踪竞集。纷壁明窗，备极闲雅。每至更阑人静，琴韵箫声，犹彻墙外。闽粤大腹贾，拥厚赀者，遨游其间。意有所属，辄张夜宴。斗酒藏钩，乐无逾此。缠头一掷，动费不貲。噫！焚香十斛，下箸万钱。谁弗穷奢相尚，求其泊然雅素。静好自娱，则未之见也。

梅家弄以梅宣使得名，地颇幽僻。每有丽姝，避喧趋寂。僦屋其中，靓妆雅服，位置自高，羞与坊曲中伍。惜以时有锄兰恶客，斫桂荒伦，摧折百端。至一月数迁，不遑安处，是亦胭脂山之孽障，风月海之魔澜已。

鸳鸯听侧，地亦幽深，十余家相连属。每有富贵豪家，一月出数十金，以供美人挥霍。自此闭置闲房，他客不能见矣。然间多黠婢，俟其他出，则窃召所权，以谄重金。甘为野鹜，耻作家鸡。烟花本质，往往然矣。其能谢客杜门，镇日不下楼者，吾闻亦罕。

虹桥西南为白栅，曲折以行为西仓桥。白栅南为张家弄，其地附近多藏匿名姬。此中间有双趺不缠，而姿首明秀，稍著名誉者，每乞录于高底，以求齿于姊妹行，其娇揉亦良苦矣。此辈大概来自吴门，无所依著，遂作此生活。嗟乎！风絮飘零，落藩堕溷，孰有甚于此哉？

城外临河一带，自北至东，亦多倡家。编竹为篱，抔泥成壁，湫隘殊甚。稍自爱其羽毛者，每不屑处。然亦有佳丽杂处其中，非由操术不工，即由名誉未噪，托迹下流。为时白眼，虽名士失所，何以加兹。顾一陷此阱，即身难自主。情殊堪悲。爱花成癖者，幸物色而调护之。慎勿以其地而忽诸也。

黄浦中有船妓，略如鬻户。然绝无佳者，今率与番舶黑人交。舆隶见之，皆掩鼻过矣。其近虹口处，有西洋妓艘，岁一二至。华人之能效夷言者，可易妆而往。缠头费，亦不过二十余金。彼美人兮，西方人之人兮，当不惜金钱，以领略此奇芬耳。

勾栏院中，率皆礼伸佞佛，以祈默祐。朔望必于户

外焚纸箔，而撒以盐，谓之现银。月必享财神，俗呼为接路头。每值空王生日，多艺檀旃，香篆缭绕。清晨诣寺庙，乘纱与以过者，绎络不绝。覆袖底之文鸳，拜鞋尖之彩凤。含情微诉，无非为所权私况，是亦陷而近渎矣。

二月二十八日，为城隍夫人诞日。街市悬灯，士女骈集。清明、中元、十月朔，邑人例奉城隍出巡。谓之三节会，妓女多著赭衣白裳蓬发银铛，乘舆后从，谓之偿愿。油头浮滑，追逐指视，品评妍媸，媚神即以招客，计亦良得。

沪城少水，无画船箫鼓诸胜。春秋佳日，士女出游，多萃于西园。园有茶寮十余所，莲子碧螺，芬芳欲醉。时来丽人，杂坐成群。每当夕阳将落，人影散乱，真觉衣香不远。轻薄少年，乡曲独子，掉臂其间，多与目成而去。

城中游览之地，以城隍庙之东西两园为最盛。西园游人杂遝；东园则双扉常键，值令节始启之，幽草孤花，别开静境。中有高阁，可远眺，为城西胜处。桃花开

时，士女丛集也。是园，池石苍古，景颇空敞。芙蕖盛放，亦可消夏。他所皆静僻，访古者偶一至焉，美人则绝迹矣。近城村里，如龙华观塔，静安浴佛，虽多胜事，往游者实罕。

四月有兰花会，六月有荷花会，九月有菊花会，皆折简招宾。征歌侑酒，荷花盛于南园，近皆呼也。是园亭台空朗，迨暑迎凉。游赏者殆无虚日。纨扇罗衫，翩跹而来。钿车珠幕，栉比以至。洵为脂粉之逸情，裙钗之胜概也。

八月十五，每家必烧斗香。至夕倾城粉黛结伴闲游，踏月访亲，听趾所至，谓之走三桥。以西园及蕊珠宫为最盛，烛光夺月，篆烟散香。于时绮縠被体，茉莉堆鬓，粉汗蒸淫，履舄错遯。轻薄少年，掉臂其间。堕珥遗簪，为乐无极。宵阑月斜，游人稍寂。于是静女两三，素妆以出。凉蟾如水，薄云作花。邂逅相遇，适我顾兮。彼俗子者，或将以花妖月魅疑之也。

妓家食品，多以甘浓香脆为佳。甚或取诸外肆，求其纤手亲调羹臠，千百中无一人。近以惠林馆为巨擘

，肴饌精洁，尚堪与吴门伯仲。若其一家之中，自有厨娘。客来咄嗟可办者，惟堂名能之。至于顾厨珍品，董窰新茶，则近代已罕见矣。岂能于此间求之哉？

青楼所著画屐，镂空其底，中作抽屉。杂以尘香，围以雕纹，和以兰麝。凌波微步，罗袜皆芳。此尤服之妖者。或有置以金铃，隔帘未至，清韵先闻。近又有曳男子履者，绣以蝴蝶，虽镂金错采，制作精工，而行步绝无婀娜之致，窃听不取。

洋泾桥北，多粤东女子，鬻户珠娘，自远而至。风日晴郎，连袂游行，殊足一新耳目。大率以帕裹首，锦裤绣屐，椎髻窄袖，装束殊异。类皆丰硕白皙，足长八寸。其佳者，肤白如雪，眼明于波，不让顾喜肉屏风也。远商多购为姬妾，筑屋别居。然有所属意，辄引与为欢。其有黠姬，假粤妆以媚远商者，亦猝莫能辨也。

小南门外多野桃花，每值开时，乱红堕水，其地平远，烟草芊绵。人家比屋，而居多有情女子。春暮盛开，游士群集，短墙曲巷，寻花而语，有所属意，径

往叩扉，讵诃不及也。然辋院重来，辄有人面东风之感矣。

沿城数里，丝柳毵毵，草色成茵，湖光摇黛，迥非尘境。俗士之迹，所不能到。疏窗半启，镇日帘垂。堕钗徐闻，可人如玉。游狭斜者，即求观其音容而不得。惟一二素心人，时与往来，乐数晨夕，钱刀弗甚较也。

沉香阁东，最著者为朱家庄。过小石桥，为季家弄，画锦坊，西为薛弄。深街曲巷，别有洞天。循径而行，菜畦数弓，柴扉双板，自觉幽致冷然。每至薄暮，红裙翠袖，历乱帘前，令人目不给赏。流目送别，则荣阳坠鞭；选美征歌，则群花夺宠。可不谓尽态极妍与？

青楼居如栉比，其间最胜尤众狂惊者，土人谓之堂名，盖即妓院遗意，粉白黛绿，列屋而闲居，主者谓之本家。最佳者，谓之堂顶；下者谓之堂底。最盛者一堂中可四三十雌。丝竹肉手，若手工艺较优焉，故声价甲于他娼舍。城中不盈十家。院子深沉，楼阁高迥。层槛

回廓，宛如世族。青骢白板，阗咽其间。烛夜花开，瑶筵竞起。钿钗争风，锦袖欲飞。翠绕珠围，虽石季伦金谷之游，不是过也。访艳者至此，殊有观止之叹。

外此则曰草台，规模亦略相埒。房栊深邃，被服丽都。客至则调片芥供瓜果，茗杯甫进，而粉黛杂陈于前。客意有属，即可定情。踏柳眠花，顿成鸳梦。虽春风一度，各自东西，亦未始不可慰牢愁遣羁旅也。其夜合之资，及他事率递减于堂名一等。故冶游而惜费者，往往舍彼取此。

其次曰私局，虽不敢与二者比屋。然闲静则过之。不能家有厨娘，每逢燕宴，辄取诸外肆。帷帐衾裯，务必精洁。花朝月夕，佳客过从，煮茗衔杯，略有风趣。近日城中多至三百余家，诚称极盛。呜呼！俗之华靡，风之淫侈，于此可见。

或有名媛购屋僻地，俗子未易谋面。自称住家，不与院中人等。往来宾客，不过数人。无门庭喧逐之咎，唱曲掐箏，捧觞调芥，皆不屑为。率以小鬟任其

事，其恃娇尚奢，有邀人传粉，不自著衣光景。

沪城于旅邸，藏置丽姬。若惬客意，即荐枕席。故宾至如归，有室家之乐。谓之花寓。此岂管仲父女间三百之遗意与？其僻巷中多阿芙蓉馆，调食者，率以女子。客入以百钱赠，若留宿亦须一饼金，较之吴市看西施，稍觉便宜耳。

沪城有卖花媪，善作雉媒。于小街隘巷，构屋数椽。凡客所属意之美人，虽良家妾媵，不难托其招致，但不能作夜度娘耳。富室子弟，多饵以重金，谋片晷欢，名曰借台。薄俗如此，求其独清独醒者罕矣。

其余略有数等，等愈降，吊愈卑，率皆与夫仆隶所游。大雅所不屑道，等诸自郅无讥可也。嗟乎！沪城大仅如斗，而女闾成市。偏多脂夜之妖，其谈艳者，犹谓尽人如玉，遍地皆花，不数扬州之盛。正恐盛极而衰，为有心人所深虑耳。

衣服之制，以青楼之趋尚为雅俗。沪城之妓，皆从吴门来，故大半取吴为式。其为客措办者，悉取诸采衣街上，丽制雅裁，任其自择。其时下妓多呼缝人，

授以新样，备诸组织，穷极巧，靡若其淡妆素抹。神韵独绝者，当别具只眼物色之。

花草浜，三牌楼一带。多设花肆，异蕊名葩，靡月不有。美人头上，颇不嫌寂寞。每至夏秋之交，建兰素蕙，入座清芬，佛手木瓜，堆盘鲜色。可以参茗柯之禅味，洗酒国之俗醒。其茉莉桂花，可结为球。悬诸碧纱橱中，媚香四溢。薄醉初醒，梦魂俱适，温柔乡洵有佳趣。

闺中香品，别有妙制，粉奁脂盥，必非市肆所陈乃佳。若能得内宫秘方，手为配合，则久用之后，肌理色泽，自觉光悦异常。近日所行玫瑰洋皂，亦能滑肤。微嫌其气韵不能入时。至其琉璃瓶中各种花露，奇馥扑鼻，真有衣敝而香不灭之妙。较之焚芸屑麝，可免焦腥之味。然平章香国者，率以其异品而摈之。不宫西张汉师家，著名已久。凡口脂面药，澡豆香囊，亦颇精巧。每当浴后茶余，芳馨袭衣，留髻送宫，薄解罗襦，令人心醉。

酒兵茗战之余，率厌肥浓，多求鲜果以悦口。沪之

水蜜桃，尚是露香园遗种。大几如盘，皮薄香甘，入口即化。他如洞庭之芦橘杨梅，亦南方所仅见。至闽之甘蕉荔枝，北之葡萄水梨。自远毕集，夜阑消渴之际，剥肤咽液，凉沁诗脾。

教坊演剧，俗呼为猫儿戏。相传扬州某女子擅场此艺。教女徒悉韵年稚齿，婴伊可怜。以小字猫儿，故得此名。沪上工此者数家，清桂，双绣，其尤著者，每当传粉登场，锣鼓乍响，莺喉变征，蝉鬓加冠，迷离扑朔，莫辨雌雄。酣畅淋漓，合座倾倒。每演少者以四出为率，缠头费，破费主人四饼金耳。

名妓下梢多不可问，其衰退为房老者，什无二三。安能于苦海中，别开青莲世界？西园茶寮中鬻青果者，多属女子。皆来自锡山与吴下，眉目亦间有娟秀者。无赖子每啜茗时，掷钱竞售。捉腕捺胸，备诸妖态。日斜果尽，随至其家。是本不必为妓，而自堕恶趣中，亦可伤己。

拣茶女子，多系小家贫户，布裳椎髻，楚楚可怜，然愈足见真色也。晨去晚归，率皆结伴联群。姿美者

处之内室，工少而获倍，其中多不可致诘。以日得百钱而甘玷无瑕之玉，为父母者，何愤愤乃尔。

妇女之以罪案逮系者，例发官媒逻防之。其地在五老峰后，粉墙书官媒二字者是也。俗呼为官卖婆处。其媪巧于渔利，略有姿致，即饰盛妆以迓客。或守志不从者，则笞以非刑。长官虽知弗问，大似有明籍没教坊之弊制。苟案中漏网之奸夫啖以重金，仍可作野合鸳鸯，其法可谓疏己。